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十三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七

平定交南錄

丘濬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
臣黎季犖所弑季犖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袞
矯稱陳氏絕嗣立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
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
老撾遁至京憇其實季犖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
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
歸達其境季犖伏兵殺之及使者上聞之震怒諭

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狀其
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告其
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僞稱尊號季犚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
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羣臣咸贊成之乃
遣大臣告于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
月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
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
伯陳旭爲右叅將敕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

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
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
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
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
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鐸參
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
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 上
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賚惟謹訖事駐驛江滸
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

母究武母殺降母繫累老稚母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勸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帥次龍州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敕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

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楊示
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舜兩殺其
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
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歛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
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固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使送之乃敢
拒退罪六殺國王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
八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
致其駁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
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

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旣受天朝章服輒僞造假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
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旣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固知所以旣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未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

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
其國中山川諭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
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
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
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
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德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
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破
壘閣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
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畱關歷雞翎關至芹
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

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于坡壘修
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己酉哨至
隘畱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
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
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
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
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
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
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
謙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

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叅將豐
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昇舟越山自
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
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
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困吾寨是
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
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迤江富良江
以爲險自三江府迤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
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
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

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良
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
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
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真也大軍
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犖曰予奉命統兵來問
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赴軍門以聽
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齋
勅至諭犖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
罪行人至其國季犖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
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

回卽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勅是欲以欵其兵而
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二帶州屯箇招市口
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銳以圖進取時賊
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昇舟從上流下水奪
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
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八十里嘉林置
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
奪我舟筏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
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
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

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易于攻取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

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
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
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形驚
畏而顫又爲銳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
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
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
帶木柵煙燄漲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
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
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
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

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因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畱交州鎮道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睿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

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
潛遁他所以觀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
關兩岸畱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
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二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
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巴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
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
進旣而登岸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備親督精銳
攻之都督柳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
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
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于靈源王諭

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畱左叅將
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
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升魯麟土官莫遂等分領
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
船以拒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
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訶知黎賊父子
遁于義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
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
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
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

日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擒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干己卯年殺光泰王顥立其子顥而

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
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
郡縣如内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從其請乃于其地
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
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
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關
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畱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
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
縣之故并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
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

戶三十凡黎賊苛政舉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
者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
土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
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
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
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伯
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
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
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
官先已降附旣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

師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曰南王旣而僭號太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義安茶偈江冬十二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贍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季

擴定敗潛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
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
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
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
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
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擗山果得其伏者斬之
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
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
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
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

以動賊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于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于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譏知

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爲
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
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
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呌號退走自蹂其衆乘
勢擊之斬艾僵仆墮滿山澗賊散遁暹蠻等處王部
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
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
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
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
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

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
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
月胡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
正統已已沒于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
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閭者福住所錄王平安
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參考交
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勅作平安
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
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七終

諸病見下症。脉搏急者，急取少陽經。
脉搏緩者，緩取太陰經。急取少陽經者，
謂之急急。緩取太陰經者，謂之緩緩。

貞吉，同吹彈，都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八

安南傳一

王世貞

安南古交趾秦并天下益斥南荒服置桂林南海象
郡秦亡南海尉趙佗起兵擊捕叛者稍稍易置故守
令王之至其孫亡而漢因爲置九郡安南其一也光
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將軍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後
漢置交州又爲交趾郡至隋文帝平陳廢郡置州煬
帝更置郡唐武德中爲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
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而

絕不通嶺表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爲節度使
卒弟昌文嗣昌文殘虐不有衆迨卒而其屬將吳處
平矯知護楊暉杜景碩爭立管內俱亂起驩州刺史
丁部領勇善戰卒兵悉逐捕亂者遂自稱大勝王三
年傳位子璉璉立七年而宋師平嶺表乃使使貢方
物求內附詔授安南都護進封交趾郡王貢歲歲不
絕太宗時部領老死亡何璉亦死弟璿嗣尚幼牙將
黎桓擅權銅璿蠶食其族而代爲節度使事聞太宗
怒發兵步騎自邕入舟師自廣入進其境咸敗歸師

坐軍法抵罪而桓歲使使來謝罪求封上春秋高稍
厭兵而桓請無已貢物盛許之授安南都護進封交
趾郡王桓雖佯爲服中國者而兵郡邑寇盜剽民居
廩食子女萬計詔切責之桓卽謝罪真宗立進封南
平王尋卒子龍鉞立未封爲弟龍廷所殺卽封龍廷
爲交趾郡王改名曰至忠復爲大將李公蘊所殺請
封封公蘊如至忠進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卒子日
尊寇欽邕諸州安撫使余靖發兵與古城合而夾攻
之乃上表謝爲罷兵尋擊虜占城王僭稱帝國中天
子固知之分莫較也卒子乾德嗣卒子陽煥嗣陽煥

卒子天祚嗣乾德故側室子奔大理以其兵內不果
孝宗朝進封安南國王卒子龍韜嗣卒子昊昌嗣謝
表不至輒加恩云卒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爲子
夫陳日照所有日照故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識書
美姿貌而落擴不事家人產殺人變姓名之安南見
國相會應試居首而王女從窓隙窺而悅因歸之有
安南政封國王時元已破蜀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
之日照未見强大狀下使獄破竹束體入而攀之元
將怒率精騎日夜馳抵境大破其守兵乘勝圍國都
日照跳匿海島元盡焚其宮廟發藏貲屠戮其人而

及日照還不得意奏于宋請傳位子威晃宋授威晃
國王而尊爲大王元旣滅宋威晃懼易名光昺請降
元卽故封授之尋卒子日烜嗣元所以督攝安南甚
苦歲責供巨億不可支而復設達魯花赤叅其國事
日烜意惡未決會元伐占城假道因發兵拒不前而
元鎮南王急擊大破之復追破國都日烜走清化其
弟益稷降元卽拜爲安南國王久之賜暑還師其後
軍爲日烜所迫多敗死者久之鎮南王復來伐入國
都已而返元兵凡三破國殺獲幾十萬然終不可久
而日烜亦進代身金人贖罪詔止不伐日烜卒子日

燁嗣日燁卒子日套嗣日套卒子日爌嗣日爌卒子
日焯嗣日焯卒子日煃嗣爲貢歲不乏然元亦取羈
縻而已無所望之

大明洪武二年 高皇帝旣已北定元遣詔諭海外
諸國而世子曰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
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六月抵應天詔
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曰
煃爲安南國王塗金銀印龜紐詔畧曰咨尔安南國
王陳日煃惟乃祖乃父昔奠茲南土傳之子孫世世
克恭臣職以永世祿朕荷天地之靈肅清夷夏頃以

書往報冀咸享安樂而爾首奉表來賀朕茲勤意深
可嘉尚是用冊爾爲安南國王爾尚益茂令猷永爲
藩輔欽哉別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者
人文綺一羅一紗二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日煃等
以下五月先卒弟日熷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
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舊縻
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迫而勢漸以益強遂與安南
抗日煃數遣兵擊侵敗之于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旦
蘇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明翰林編脩羅
復仁禮部主事張福持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

南王贈遺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遷復仁等官是歲明中書省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旣內附國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
一曰佛跡曰徹圍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刼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覲曰天養曰神頭曰龍岱曰文塲
曰安復曰下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測曰分
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歷曰蘇歷曰三帶
水六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浪泊曰越裳宛曰
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
日煃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編

脩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詔封日煙爲
安南國王四年二月侍講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
事唐臣還自安南王日煙遣阮汝亮表謝恩獻方物
以寧卒于道是歲冬日煙兄叔明殺日煙自立五年
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駒象禮部已受表將入
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煙今叔明何
也白尚書詰使者得其故奏上上怒曰島夷何狡猾
如此却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昂等奉表
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爲叔明言日煙寃病死叔明
遜于野國人請立之上曰日煙死爾國人當爲服叔

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填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
之仍賜應昴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
中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端許之叔明雖
已授端政然實自專制八年端來貢九年復遣通議
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賜陳端上
尊文綺旣至端已死叔明更署弟煥代國事十一年
遣使謝恩貢馴象方物且來告端喪詔賜煥文綺紗
羅中使陳能吊祭端十二年二月禮部尚書朱夢炎
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禮凡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
迎設香案王府正堂龍亭置公館王率寮屬至館具

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與寮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抗禮居左王居右時安南占城雖以詔故陽罷兵而安南疆吏爲寇剽占城不已上詔責叔明畧曰書不云乎毋爲亂首爾國與占城構兵十餘年朕未覩是非所在然以社稷爲博剽椎焚遺男女不得耕織朕兼愛海外元元甚愍之往者以詔諭爾等使寢戈紓忿爾寔不奉詔陽解陰構毋乃首亂違書戒哉春秋列侯國無慮百數相繼逆滅無他背君好戰二者已耳爾其鑒之二十一年九月明皇帝萬壽節烽遣使獻誕馬三十詔荅幣

帛有差久之叔明卒二十一年陳煥爲國相黎一元
幽城外大陽坊十二月殺之立叔明子曰焜立國事
一元叔明婚也一名季犖二十一年明詔安南國殺
君不道絕朝貢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毋得納
使者至二十九年正月曰焜始以叔明喪來告上謂
禮部臣曰叔明弑日燭而有其國今一元又弑陳煥
矣更吊慰之是與亂賊厚也勿許時曰焜又遣兵取
思南府地三十年正月明遣行人陳誠呂謙諭還地
久不決誠讓貽書日焜使者不佞辱主上明命久未
決無以復主上也使者今援古證今析利闢害以告

執事在後漢時徵側叛馬援討夷之立銅柱經內外
界唐虞五管之一宋始自樹然乾德寇邊郭達討之
擒僞太子洪真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枕
榔之地降元初有天下尔先王光炳首稱臣脩貢迨
日烜嗣改操于是世祖來討尔日烜蒙荆棘竄島浮
舶城郭宗社人民幾盡日燁鑒前之失祈命于元且
曰向者天使辱臨小國迎送止祿州懼冒侵越之罪
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以北地不在爾國明矣今
爾國迺越淵脫踰如麌慶遠而盡有之將乘元末亂
假隙僥倖而得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

此地故屬安南不言所以始也無乃爲大言誑我耶
抑王懼以侵地得罪強自飭耶主上神聖不計王前
罪乃許王飭罪耳其熟圖之日烜復書辨不已且遺
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沉檀香百斤誠等却之曰
烜曰贐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尉佗以彈丸黑子
地與疆漢抗是賈禍也陸賈受重賂分諸子是賈利
也王以尉佗自處固耳乃欲陸賈我乎日焜無以難
更容戶部曰伏見上司爲思明府奏侵占地遣行人
陳誠呂讓至下國令還之下國竊惟丘溫如熬慶淵
脫五縣自昔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無爽而洞登乃淵

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于憑祥界坡羅唯關今思明人乃謂下國于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戾也夫立站者意以圖得其地耶地舊屬我又何俟圖夫所以建室舍者蓋上司有把截過界之命稍戢使吏宿耳已乃復撤何預于侵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回軍設永平寨置軍墳責發交人助糧餉竊攷元師二次來伐多不利歸史雖諱不詳然至鎮南王則曰王在內傍關賊兵大集以遏歸師王遂由單巴縣趨盈州間道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復辨豈有回軍未平而設

寨以守又責交人助糧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計銅柱初立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陵谷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說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其欲雖千伯顏將何信耶又謂因前王官失于申明作襲牧職畫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爲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識古事乃在廣城耶下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掠人民牛畜下國僻在荒裔無所告愬思明狃小獲乃啞大利而誣至此下國固畏罪自反不暇何敢有

侵占哉夫苟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必不敢付之思明惟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憩焉敢逃罪誠等還上召羣臣議或以其抗命當討上曰蠻夷相爭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當取禍耳毋動久之國相季犚復弑日焜而立其子胡登自稱曰太上皇明建文君卽位使使者來朝貢方物五年太宗皇帝自燕起遣詔諭安南諸國永樂元年胡登遣使賀卽位別貢方物其辭曰昔我前王日煃首倡羣服輸嚮先帝先帝是以嘉惠下國貢

賜之使絡繹南北無絕不幸日煃死喪支庶零洗無可嗣者臣胡奎不佞以陳氏甥爲衆推迫理國事且四年矣徵倅聖化四疆謐宇家頗人給然未蒙一位號無以供事上及主祀率下也天朝幸哀憐之下表禮部議安南絕遠多詐難信宜遣使廉察之詔可是月行人楊澈等持節諭其陪臣耆老曰得胡奎奏欲就封者果陳氏甥否陳氏得無絕否爾國人誠欲戴之否得別有篡殺之故否其悉心以荅母誑秋八月分賜諸藩王文綺紗羅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丘智往十二月行人楊澈還以耆老臣衆表上與奎表合

遂許封是月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奄安南國王
二年六月遣使者奉表謝恩詔還思明府侵地八月
更勅安南王胡奄曰爾者占城奏尔攻掠彼地剽人
畜蕩廬舍又邀奪貢道逼與冠服印章使臣屬甚非
遵奉一統之義思明府臣來言尔奪其西平祿州永
平寨此中國疆土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無赦
是月安南故臣裴伯耆詣闈告急曰臣事陳氏祖父
皆執政大夫女又親屬也臣故少得左右陳王旣長
爲武節侯陳渴真裨將統兵墳東海三十二年臣代
渴真將而奸臣黎季犛弑主篡位屠戮勛賢族者無

慮百數臣聞變勢不能抗棄軍遁海島附番舶得此至臣兄弟妻子肉季犗之几久矣季犗乃故經畧使國耄子世任心膂叨切榮寵子蒼亦貴仕也一旦得志遂覆陳宗擅易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奄僞號改元大逆無道陛下念陳氏忠順之跡憫此無告遄施吊伐臣得負弩前驅膏血草野以報陳氏足也上令有司給衣食踰數日而老撾宣慰使緣反護前安南王陳天平來朝奏曰臣故安南王烜裔孫也先王奉事大國無敢虧傳至臣煥賊臣黎季犗當國擅作威福臣煥稍裁抑之便反刃向煥而立其子顥顥卽

日焜也亡何更弑顯而立其子叡尚在襁褓中更弑之而自立其子蒼爲大虞皇帝臣先被黜在外僅得免他子孫近者誅夷盡矣臣方欲集兵計恢復而季釐猝來掩倉皇出鋒鏑間道抵老撾始得覩闕廷也夫興滅繼絕陛下之大恩也陳氏之遺燼得少燃者臣之大幸也上引見賜第居與裴伯耆處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而裴伯耆以大義責之不能對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李椅行人王樞切責安南國王叅令具實首罪安南兵寇明寧遠州掠吏士數百千

去五月安南王袞遣使臣阮景真等隨謝罪曰臣父子實陳氏甥以彼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國人舉而屬臣而臣飾賦率妻子躬力作奉上國之不暇疇敢抗天平且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領足矣祿州諸寨地已退還臣俯伏俟命誅之宥之惟陛下大度于是上悅遣行人聶聰往爲約十一月聰還胡袞附表謝仍迎天平上于是勅廣西副總兵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平歸國封胡袞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平陛辭賜羅綺紗甚厚四年二月中毅以兵送天平至丘溫袞遣陪臣黃晦卿等候廩餼及

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欣躍中問
晦卿盍不至何也曰盍踴躍俟命而天使儼然辱臨
之敢不至第不幸有霜露之疾匍匐前道以俟中遣
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續于路遂前度隘留雞
陵折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忽大呼
伏發劫天平鼓躁振山谷且十餘萬人中等亟整兵
擊之橋已斷賊遙拜且曰遠夷何敢勞王師天平實
疎遠小人眩惑聖聽欲滅我胡氏我幸得殺之以謝
天子中等歸上狀天子大怒遂決意興師討安南
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請行許之仍勅雲南總兵

西平侯沐晟練甲士以蜀兵八萬益之七月戊子朔祭嶽鎮海瀆神以出師告辛卯命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侯陳旭爲右叅將兵部尚書陳洽叅贊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寬指揮僉事朱能等爲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丹朱廣指揮僉事王恕等爲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鱗王玉指揮使商鵬等爲橫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指揮同知朱吳江浩僉事方政等爲鷹揚將軍都指揮朱榮金銘吳旺指揮劉劄等爲驍騎將軍發京衛浙江湖廣

二廣雲貴四川諸衛步騎舟師及土舍達官奔命共
八十萬人討安南能輔兵由廣西憑祥進兵入坡壘
雞翎度富良江中路入晟兵由雲南路入別勅占城
王巴的賴以國兵擾其境十月成國公能卒于軍輔
爲征夷將軍是月將軍輔發憑祥渡坡壘關令都督
同知韓觀以廣西兵運餉脩道伐木繕橋梁出游兵
偵賊鷹揚將軍毅等前哨攻隘留關取之敗賊三萬
衆留兵守輔移檄數季犖父子二十罪度關軍營整
肅秋毫無犯民悅降者相繼驃騎將軍榮等取雞翎
關復敗賊三萬衆得軍資器械無數次日輔度雞翎

謀芹站兩傍皆有伏遺呂毅黃中以兵搜捕之賊遜
遂哨昌江市造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
良江北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遣驃騎榮往約
沐歲同進三帶州僞僉都鄧原南策人莫邃莫遠等
來見輔言賊恃僞東西都及宣洮迤富良海潮希麻
牢諸江自固緣江樹柵築土城綿亘九百餘里盡發
諸府州縣民二百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崖置椿水
中盡取戰艦列椿內都守備嚴時列象馬陣凡水陸
號七百萬我師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圖進取十
二月副將軍歲奪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

對壘將軍輔遣叅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榮等大破
賊于嘉林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與朱榮應
而自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柵皆逼水不可上惟
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賊設備密下設重壕壕內
外布善刺輔處分部定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啣枚
昇攻具過重壕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
福先登衆竝趨上賊不支遂下師隨入賊又城內巷
戰驅象前輔以畫獅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走
賊大潰殺其師梁民獻蔡伯樂鹵獲人象無算賊棄
西都走五年正月朔將軍輔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

之又攻困收普賴二山萬劫江斬首二萬七千餘級獲僞團副工部曲又敗賊胡杜于盤灘江踰兩日輔等次魯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大敗之獲艨艟百艘殺其將阮子仁等萬級擒黃世岡百餘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犖父子至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爲還師至鹹子關今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于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輔與諸將奮擊大敗之斬僞翊衛將軍士餘萬級江水爲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犖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僞吏部尚書范見贊等降季犖等走又安輔遣都

督柳升前追之得舟三百未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
獨詣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升軍李保保等十人又
擒季犛諸子于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獲黎
蒼等千余益海口高望山安南平輔等露布獻俘闕
下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僞大虞國主黎蒼僞推誠
守正翊贊弘化功臣云屯鎮兼歸化嘉興等鎮諸軍
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領東路
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
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衛國大王黎
澄僞大原鎮兼天開鎮驃騎上將梁國王黎 僞新

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 賊孫僞太子黎芮
僞郡嗣王黎汭僞郡亞王黎范幼孫五郎賊弟僞臨
安鎮兼大安海鎮驃騎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
內相國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貔
賊侄僞望江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督河陽郡
亞公黎原咎僞領龍興路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
綽賊侄孫僞御輦一局正掌卿侯黎叔爌僞清亭侯
黎伯駿僞石塘卿侯黎廷燁僞永祿高侯黎廷廣賊
將僞入內僞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山
鎮推僞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

國東山卿侯胡杜僞入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樞
密院副使阮光僞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諫議
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大守新安鎮制置使國
子學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僞寧衛大將軍知
威衛管左登翊軍賜金圍符縣伯段聾僞神勁營高
伯陳湯夢僞鈎鉉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
范六材凡二十五人上御正殿面詰季犖父子頓首
請死下之獄先是上勅輔訪求陳氏後封之輔上言
陳氏已絕無可繼者乞郡縣其地詔可立交趾都指
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布政按察二司以尚書黃

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等爲布政使以下官
有差則來歸附裴伯耆爲按察副使允交州北江諒
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
州乂安順化府十五衛十千戶所二州四十一縣二
百八十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
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獲蠻人二
百八萬七千有奇糧一千三百六十萬碩象馬牛合
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餘舟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兵
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丘制詔大宰大
司馬新城侯輔功最大西平侯歲次之其進封輔英

國公晟黔國公賜金幣冠服晟殺十之一都督升封
安遠伯黃中呂毅得贖罪餘手捕黎季犖及蒼者授
三品官有差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八終

已錄彙編卷之四十八

十七

系金匱綱要卷之四十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九

安南傳二

王世貞

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季犖而輕騎跳歸明既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矣定知上雅不欲復陳氏後還待命頗與故所親陳希葛約竄行至興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至萬餘益南合慈威蠻行剽下大堂應平石宣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葛爲太保郡公八月鎮守尚書黃福來告急上命發郡邑兵四萬征南將軍黔國公八歲

討之兵部尚書劉備贊軍詔降者待以不死十二月
黔國公與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
備左叅政劉昱皆死之上怒七年大發兵復拜英國
公輔爲征夷將軍黔國公晟爲副將軍八月大破賊
于鹹子關獲舟四百艘尋又敗賊盧渡江又敗之于
太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擴季擴者蠻人
奸黠自云陳王後也安南民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
季擴別據地稍遠明兵而明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
分辰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鼻
關輔自率騎卒趨地畱合美良簡定望見震恐潛行

之民家棄馬走吉利柵深山內大索捕執定并其將
相陳希葛阮汝勵等送京師磔于市八年正月英國
公遂捕其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獲僞將
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阮之築戶爲京觀是月
天子勞苦征夷將軍久暴師役召還朝于是英國公
上言簡定固伏誅而陳季擴及其部陳原樽阮師胡
具鄧景異鄧鎔潘季祐各率兵掎角相援未卽下演
州清化諸鎮通被殘而又塞神投福成江口道請多
留兵付沐晟期盡賊乃已詔曰善其以征夷將軍麾
下益晟五月晟進擊破季擴等于靈長海口斬首三

于十一月季擴使使上表請降詔以爲交趾布政使
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
副使趣之任然季擴實詐言緩師兵耳不復肯之任
而掠如故詔英國公復往會討之破賊于月常江殺
溺者一二萬十年八月復大破賊于神投海擒僞翊
衛大將軍鄧汝戲等數千人悉磔之十月其少保潘
季祐遁于雷山乞降輔承制季祐以按察副使理乂
安而其將帥陳敏阮士勤等相繼降矣十一年十二
月英國公輔等復大破賊于愛子江昆傳山躁殲其
象陣斬僞少尉阮山等十二年五月獲季擴及其太

傅阮師等送京師戮于市行賞安南征將士賜英國
公輔黔國公歲金五百鈔三萬錠帛綿各五十餘有
差亡何黎季犖釋自獄充戍廣西而季犖子蒼澄各
以善兵器用累官俱至工部尚書爲別賜姓也豐城
侯李彬以將軍鎮交趾定歲貢扇萬把翠羽萬箇十
六年正月豐城侯上言清化巡檢黎利叛利故王季
擴臣也善戰挾計數爲金吾將軍來降授巡檢而因
人心不大德明故遂反行剽郡邑自稱平定王拜弟
石相國段莽都督豐城侯使叅將朱廣等討捕頗獲
首六百餘而利剽如故十八年四月左叅政馮貴右

叅政侯保與戰俱敗績死之二十二年七月仁宗皇帝卽位遣中官山壽諭降授清化守是月都指揮陳忠敗死利攻茶籠郡守琴彭堅守不下洪熙元年七月宣宗皇帝卽位詔叅將陳智發兵救之智逗遛不卽救茶籠潰琴彭戰死時宣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出劫掠勢盛甚皆遙授利節度宣德元年二月叅將智與都督方政等進擊利于茶籠州大敗歸四月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爲叅將發步騎十餘萬討利尚書陳洽叅軍事陳智方政削官爵白衣隸軍中自效九月

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州都指揮袁亮指揮王冕司廣陶森輔等禦賊僞爲敗者走亮追之渡河伏發亮被執森輔歿吏士陷者五百餘冕廣僅以餘兵歸坐失陷大將徵十一月黎善衆數十萬來攻交趾城分三道俱拒却之成山侯通于是悉兵出擊善叅將瑛別率兵大破賊于清威至石室合通俱抵應天駐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多伏宜遠斤堠持重擇便通不從麾衆渡天雨且泥濘人馬蒲伏不成列而伏羣起衝盪軍遂大壞散死者二三萬人尚書洽亦與焉黎利時在乂安聞之自以精兵來

會圍東關通敗後氣沮陰遣人許爲利乞封而檄清化遞南地歸黎氏其吏民悉出城赴關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忠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尾而掩之必覆元師非君命而欲賣城賊乎不可連與賊戰敗之十二月成山侯通來告急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保定伯梁銘又副之都督崔聚爲叅將凡步騎七萬人太傅黔國公晟爲征南副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爲左右副將軍發滇僰兵討師行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叅軍事二年二月黎利來攻城急而成山侯日夜訓精兵五千出

不意猝擊利大破之斬其司空于禮司徒黎彖太監
黎秘諸太尉少尉正督同督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
能軍欲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得
以暇樹柵立寨掘壕塹脩器械四出攻掠未幾勢復
張三月圍丘溫都指揮孫聚拒破之詔發四川湖廣
諸省兵四萬五千人益征南征虜兩將軍四月利以
八萬人破昌江中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
死之五月黎利來乞和成山侯通等以聞九月九日
軍門乞立陳氏後升不啟封奏聞上而趣兵進破關

隘大小數十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鎮夷關保定
伯銘尚書慶俱坐瘴暑病寢劇禮部郎中史安主事
陳鏞言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固罷矣
而少斥堠不據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
疾以語升升唯唯抵倒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橋壞
陷泥淖伏兵起升中刀死是夕梁銘以驚死李慶又
死崔聚固宿將然倉卒不復能約束吏士而吏士又
新喪元帥沮且囂過昌江賊率衆陣來衝帥遂潰聚
與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之七萬人無遺者成山
侯謀知升敗益懼更暗利請和棄交趾而教利行求

得陳氏它族嵩者僞立爲請上上心憂南方事晨朝
諸大臣而顧英國公輔曰交趾柰何輔曰安遠成山
侯非將也而少發兵不足以制敵臣請出保
以一年擒利止嘿然退而召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
奇榮計兵力非能如太宗時也太宗三下交中國士
馬物故幾萬轉漕度支大小費七十億得城三百餘
而亡尺寸之利十餘年間叛者四五起今縱或勝平
利後竟非我有也乃許之利奉表進代身金人及向
所掠都督等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馬騾千二百匹
成山侯輒引還至京以擅矯制下獄當斬贖爲庶人

三年五月行在禮部右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勘實還黎利使使言陳嵩者正月病死無後諸爲陳氏後者悉絕臣利謹守封疆俟命詔更遣汝敬往切責利俾更訪實以聞及索中國人無隱是月利圍廣原州州將閻色新固守不下四月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且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嚮所喪吏士兵器家屬悉因成山侯師還之矣臣利有女九歲于亂兵中失之後乃知爲中官馬驥進充官婢陛下幸旣已赦臣罪歸此女臣叩戴恩德萬死無二六年五月利遣使何栗等入貢兼請封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

張敞右通政徐琦持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六年二月
利使阮文狗等附敞琦謝并貢金銀器皿方物九年
利卒子麟嗣麟卒子濟嗣亡何濟庶長兄琮因會酰
殺濟自立使來告哀乞封英宗天順四年遣通政叅
議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琮而會王濟弟灝率眾
討朱琮事聞詔停旻豫行而以五年命翰林侍讀學
士錢溥改授冊灝初有國耻屈下欲殺所以見使臣
禮溥七爲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憲宗成化七年王
灝侵占城十七年復侵老撾來告急上諭之曰朕代
天理物不忍兩國橫罹兵禍其已之孝宗弘治十一

年皇太子出閣遣太子洗馬梁儲賜詔其王使使隨入貢謝恩武宗立遣脩撰倫文叙等賜詔正德十年其王調復使使來貢方物十年國相陳高等作亂弑調國人立調兄聰而嵩率衆據諒山諸府地聰累有表貢及乞師討嵩不得達而會其都指揮莫登庸降聰登庸者嬖人也勇而善戰繇武舉累遷隸嵩以罪奔聰大喜用爲宜陽叅將將而與陳嵩戰大敗殺嵩還進封川伯時國將鄭綏阮弘裕者世臣也坐爭權不相睦罷歸登庸多齎遺金珪賂王聰所親信文臣曰王知國所以弱乎在世臣植黨而市勝王不若拔

寒賤有大將畧者任之王諒遂任登庸旣已任則與
所厚謀夜率兵逼圍王宮王諒間行得脫至清華嘉
靖二年今皇帝遣編脩孫承恩等以卽位告不得達
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屬應爲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
積粟國人不復曉黎氏矣尋娶應母已又鳩殺應而
立已子莫方瀛仍冒應名氏僭號曰統元凡王諒兩
遣使來請兵俱爲登庸篡取不得進亡何王諒卒世
子寧立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據
上洪下洪荆明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悉發兵二十
餘萬起鄭綏將而攻圍海陽一月登庸固守不下而

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都門寧錯愕走清華
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旗蓋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
兵大潰壞散奔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計登庸相拒不
決登庸陰結士帥郭遼鶴使襲寧復大敗九年登庸
遂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瀛爲國大王改號曰大正拜
其腹心臣裴堵爲丞相鎮海陽武護爲西軍都督鎮
山西阮如桂爲北軍都督鎮京北阮伯驪爲南都督
杜世卿軍爲東軍都督俱鎮山南阮立爲總太監鎮
河北太監阮世恩爲中軍都督楊金鏞兵部范嘉謨
禮部尚書阮時雍苦執朝政十六年明皇太子生詔

遣使告禮部尚書言言前往諭不達究所由未報詔
促報而世子寧間道使陪臣鄭惟獵來乞師而宣光
總兵使武文淵左都督黃明哲等各據地請內應當
是時天子銳意討登庸羣臣諫不聽亡何登庸使所
親杜文莊來覘我師獲之文莊言方瀛都黎王故京
有精兵四萬人戰象百舞象五馬五百匹舟五百艘
而登庸出鎮都齋無城四圍鐵力木作排柵兵可五
萬人象馬及舟如前而又言登庸六十餘矣騎捷不
施銜勒所有國土十八黎王僅得清華數郡藉占城
援耳曾使其大帥譚百步以兵三萬來討大敗失百

餘艘而去詔下文莊獄而使兩廣滇蜀諸鎮整兵待
登庸聞之懼使使以地圖人民藉來獻請委國附然
實無意特緩我師耳詔不許拜威寧侯仇鸞爲征夷
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溫叅贊軍事得專生殺征蠻將
軍安遠侯柳珣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三
廣兵合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合凡三
十萬人壓境登庸來言願得束身自投請決死尚書
伯溫與左叅政翁萬達計今兵食非能加我太宗時
也不許而深入勝則可萬一負當壞散不振爲中國
耻遂開軍門見之解縛待以禮而彼此俱盛戒不得

發登庸上表進代身金人贖罪仍請封詔拜爲安南
都統秩二品銀印兵遂罷歸尚書伯溫等以功進秩
有差而登庸遂急擊滅黎王矣登庸死子方瀛嗣貢
不絕論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安南爲最鉅地眠中
國得十一戶口得十二漢置九郡後共賦稅出力比
于中土焉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皆自奮勵起爲
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畀其酋然猶授王官質子貢
物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漸以恩寵廢其逸彼益
驕不復覩中國大矣元得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
欲脩漢舊累發兵伐之三四入國都終靡要領當是

時東南吏士物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
計更遣使好喻數彼巧撫厚幣陽餌而陰扞焉大都
之闕庭終不可望其世子之跡迨明太宗文皇帝拜
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僞王伏斧鎖闕下畫經界
置吏受約束夷樂夷俗畏恐明法峻旋叛雖得屬圖
版之末二十餘年大司農量得喪乃百不當一耳

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楊榮議罷之南土稍息肩
然交州均迄今云洪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
郡大理古六詔唐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
今彬彬然內郡無慮矣用兵等耳豈善後之策異耶

非耶國家地羸于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唐時間矣建議者非不斬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役興獨主上銳而羣臣之此豈偷佚忘大哉善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建于肢節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得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

南翁夢錄序

語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况交南人物自昔蕃盛豈可以偏方而遽謂無人乎哉前人言行才調多有可取者至于兵火之間書籍灰燼遂令泯滅無聞可不惜歟興思及此尋繹舊事遺亡殆盡猶得百中之一二集以爲書名之曰南翁夢錄以備觀覽一以揚前人之片善一以資君子之異聞雖則區區于小說亦將少助于燕談或問予曰君所書者皆是善人平生聞見無不善乎予應之曰善者我所樂聞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

南翁夢錄

黎澄

王藝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爲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既立，是爲憲王。而嫡子始

生長曰恭肅寢味不任人事次曰祿星年未出幼而
憲王歿且無嗣祿星承父命繼立是爲裕王庶兄恭
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
慎毫髮人無間言接物不親不疎臨政無咎無譽明
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睫服除衣無綠色食不重
味菴蘿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絕不到口事裕
王十有餘年裕王夭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相甚賢然
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母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爲王
是時恭肅亦已早世子旣立以衆議進拜大尉爲太
宰左相爲太師左相弟恭宣爲右相恭肅子少不學

好游俠人言妾母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爲宗族素
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動多失禮擢用親昵
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朞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
亂旣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衆又潛謀盡去陳氏之
有名目者乃殺太宰于家太師夜遁迄旦宗族官寮
盡挈家奔都城爲之蕭索太師間道得至窮邊蠻峒
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峒人留宿旬月人頗知之宗族
官寮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盡歸投右相
唱率羣寮勸請還都以清君側太師鳴咽謝曰諸君
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其死亦受

賜其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
諸君幸勿相迫衆皆誼諱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
無易通請就途肩輦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
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郎教恭肅子出手書罪已辭位
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亦仆地相抱
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
也右相拔劒厲聲曰天命計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
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拔去促有司
備禮奉太師卽王位廢恭肅子爲昏德公王入城謁
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

辭免有乖忠孝慙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玉車輿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歿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暮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爲睿王先是占城乘國囊數來寇睿王卽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覲嗣位久之覲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顥入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于安生山謚曰藝初藝王爲兄時八九歲侍

明王適床上有竹奴試命誄之乃占口應曰有偉此君中空外勁削汝爲奴恐傷天性明王異之佯叱曰此不成語勿記錄乃戒師傅毋令作詩君子謂天命有兆誰能禦之後果然矣卽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子女孫侄之孤幼者鞠養宮中視同己出宗族遠近咸被恩憐有遭亂後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者葬之未祔支流莫不收錄翕然戚里益若春和國人化之俗漸淳厚此土之君斯其賢者歟

竹林示寂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旣傳位世子乃出家脩行刻

苦精進慧解超脫爲一方祖師庵居安子山紫霄峰
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
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
見冥間問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
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
以是日卒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
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茶毘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
飛入庶孫袖裏而放光旣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

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爲世子旣久嫡母生男不育
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德必有位

明王旣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晬時英王巡邊
在外家事先決于嗣王有司以周晬禮請乃命以世
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
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旣生矣待長復辟何難曰此
事前古多危謗慎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
也卒以世子例行之朞年而嫡嗣歿王甚哀之君子
謂明王誠心不顧于安危讓德克光于今古傳曰有

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母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爲尼會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爲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難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亡人惟欲速死不欲見世事況兒子之將危乎乃精脩苦行朝夕經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燃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佛氏便造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獎乎雖

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于其後又欲過之何其偉歟

聞喪氣絕

陳太王女號曰韶陽方坐薨時王已旬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給曰王已平復無事至棄世日忽聞鍾聲連響曰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給之不聽乃慟哭長號氣絕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交趾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萬好讀書學業精醇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

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赴應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太學祭酒明王歿其子裕王逸豫怠于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旣入不報安乃樹冠歸田里後裕王歿國頗亂羣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杖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于家都城人士景仰高風莫不嗟悼昔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詁片言而去者甚以爲喜有不善者切責唾罵甚至呵叱不納其

清直嚴正名聞一時凜然可畏吁其善哉

醫善用心

澄先人之外祖曰范公諱彬家世業醫事陳英王爲
判太醫令常竭家資以蓄良藥積米穀人有孤苦疾
病者寓之于家以給館粥救療雖膿血淋漓不少嫌
避如此來者待健而去床不絕人忽連年饑饉疫厲
大作乃築房屋宿困窮饑者病者活千餘人名重當
世後嘗有人扣門急請曰家有婦人卒暴血崩如注
面色稍青公聞之遽往出門而王使人至曰宮中貴
人有發寒熱者召公看之曰此病不急今人家命在

頃刻我且救彼不久便來中使怒曰人臣之禮安得
如此君欲救他命不救爾命耶公曰我固有罪亦無
奈何人若不救死在頃刻無所望也小臣之命望在
主上幸得免死餘罪甘當遂去救治其人果活少頃
來見王責之免冠謝罪敷析真心王喜曰汝真良醫
既有善藝又有仁心以卹我赤子誠副予望也後之
子孫爲良醫官四五品者二三人世皆稱譽其不墜
家業也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

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隣邑被虜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

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于家

夫妻死節

永樂丁亥大軍平交趾日頭目吳勉赴水死其妻阮氏仰天嘆曰吾夫事主一生受祿由中官至登政府今而死節是得所也又何怨乎妾若苟活豈無所之但夫道君恩一時辜負吾不忍也寧相隨爾言訖亦赴水死嗟夫死節者士大夫之所當然猶或難之宦官如此古所罕聞吳勉其丈夫乎至于阮氏以婦入臨危能識大節知夫得所而無憾又能重義輕生視死如歸可謂賢婦也歟世之愚婦以忿投水者多矣

至于以義弘身甚不易得也如阮氏者誠可嘉哉

僧道神通

李氏時嘗有妖物晝夜隱形啼呌于殿梁上連日不止時第二代王召僧覺海道士通玄同來厭勝覺海以數珠擊柱其聲應手而止通玄以令牌擊柱忽見大手出梁上將一蛤蚧擲地其妖乃止王占口曰覺海心如海通玄道更玄神通能變化一佛一神仙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旣允奏章卽命昭文童

子降生王宮住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膊上有文曰昭文童子字頗明顯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臥病月餘諸子爲之建醮請減已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久留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留一紀病乃瘳後果有十二年壽

壓浪真人

宋仁宗時安南李王親率舟師伐占城至神投海口風浪連日不得航海聞近山有道士獨居庵中乃召請祈禱道士曰王自有福力臣保萬一無憂明日發

行勿生疑慮夜半風止詰旦行至海外遠望風浪如山舟師所向寧靜時復見此道士水上步行或前或後宛然明白但人不可近爾師還至神投山道士迎見王喜謝慰勞道士曰臣知王福重故無憂此神祐王爾非臣也問之鄉人曰道士自此採藥久不在庵王大異之封爲壓浪真人賞賜金帛皆不受後入山去不知所之真人姓羅名人皆以壓浪呼之弱冠棄妻子入道其後裔有羅脩者舉進士仕陳藝王官至審刑院司而卒余所親識也

明空神異

交趾膠水鄉有空路寺昔有僧俗姓阮名明空來治
開平出家住此寺有德行頗知名一日明空從外來
其同房僧戲隱門內躍出作虎聲以怖明空明空笑
曰汝脩行反作虎耶我當救汝後年僧沒尋國王李
氏生世子年幾弱冠忽徧身生毛踴躍咆哮頭面漸
變虎形王廣求醫巫僧道皆無措手聞明空有法術
遣人乘船請來明空以小鍋炊飯欲食水手使者笑
曰水手人多自有食莫煩常住明空曰不然衆皆少
弊見我厚意四五十人各盛滿碗飯亦不盡人皆奇
之臨晚上船戒使者與水手皆熟睡一覺待月出貧

僧喚起乃開船不然我且不去使者懇請不得皆偃臥假寢惟覺船下風聲冷然移時月出呼起其船已在都下灣泊矣經行三百餘里也乃騰空入宮中煮水以洗世子應手毛退體遂平復王問故對曰脩行人一念迷着纖洗而已無難也曰師得何神通而能空行曰非也臣宿有風疾比發時不見萬象不知何者爲空乃信步耳非神通也乃空行回去賜賚不受王遂錫以神僧封號因以空路名其寺云世子後爲王謐曰神王

入夢療病

王初患瘧疾久不除醫者皆謂必死王嘗夢至一處

東山寺僧名灌園戒行清白慧解圓融數十餘年不下山適陳英王患眼月餘醫藥不効日夜疼痛夢見一僧以手摩眼王問僧自何來其名爲誰曰我灌園也來救王眼夢覺眼痛便止數日平復訪于僧徒果有灌園在東山者命人請來宛然夢中所見僧也王大異之封爲國師賞賜甚厚盡將散施不留一錢破衲還山若不經意自後行脚徧歷山川州縣聚落凡有淫祀邪神爲民害者盡將訶斥伐其廟壇至于猛烈大神多有見形見夢郊迎請命者則爲之授戒減損血食使保護生民無敢犯者後世人猶德之

尼師德行

清涼尼師俗姓范氏交趾世祿家女出家庵居清涼
山毀服苦行戒律精勤慧解通暢常習禪定面貌酷
似羅漢遠近僧俗莫不敬仰蔚爲一國尼徒宗師與
諸大德齊名洪武間陳藝王賜號慧通大師旣老移
居望東山一日忽謂其徒曰吾欲以此幻軀施與虎
狼一飽乃入深山兀坐絕食三七日虎狼日日環踞
莫敢近其徒懇請還庵閉門入定經一夏乃集衆說
法因而奄然坐化年八十餘荼毗有舍利甚多官爲
建塔于本山焉先是嘗囑弟子吾去後當分取吾骨

留此間磨洗人疾病至收骨時衆議不忍乃盡函封
經宿忽得肘骨在函外桌上衆皆異其靈驗後凡有
人以病來禱弟子磨水與之一洗莫不立愈其誓願
弘深乃至如此

感激徒行

陳太上之孫名道載號文肅者是仁王之從弟也自
少有才名十四歲乞入試場遂登甲科仁王深器重
之有意大用不幸短命而亾故未及爲相也仁王出
家脩苦行文肅自此徒行曰主上行脚徧山川我縱
不能隨從何忍棄車馬乎卒世不易仁王一時入城

文肅來謁命官厨以海味食之笑語盡歡王占口曰
紅潤剝龜脚黃香炙馬鞍山僧持淨戒同坐不同餐
觀其君臣兄弟相得如此足感激也

叠字詩格

陳家第二代王曰聖王旣傳位世子晚年頗間適嘗
游天長故鄉有詩云景清幽物亦清幽一十仙洲此
一洲百部笙歌禽百舌千行奴僕橘千頭月無事照
人無事水有秋涵天有秋四海已清塵已淨今年游
勝舊年游此詩作時蓋經元軍兩度征伐之後國中
安樂故結意如此其命意清高疊字振響非老子詩

者焉能道此况自性清高天然富貴國君風味與人
自別矣

詩意清新

竹林大士詠梅詩云五出圓葩金燃鬚珊瑚沉影海
鱗浮箇三冬白枝前面此一瓣香春上頭甘露歌凝
癡蝶醒夜光如水渴禽愁嫦娥若識花在處桂冷蟾
寒只麼休其清新雄健迥出人表千乘之君趣興如
此誰謂人窮詩乃工乎又山房漫興二絕句云誰縛
更將求解脫不凡何必覓神仙猿閒馬倦人應老依
舊雲莊一榻禪是非言逐朝花落名利心隨夜雨寒

花盡雨晴山寂寂一聲啼鳥又春殘其瀟灑出塵長
空一色騷情清楚逸足超羣有大香海印集頗多絕
唱惜其地遭兵火不得流傳余只記誦一二而已吁
可惜哉

忠直善終

范遇范邁本姓祝氏交趾莊仁人也兄名堅弟名固
皆少年登高科有才名至正間在陳明王歷官清要
王以祝氏古無顯人乃改祝堅爲范遇固爲范邁王
叔父爲上宰傅國柄不避嫌疑且與宰執有隙適仇
人上變告誣構上宰國相率百官彈劾議置大辟獨

范邁爲御史中丞固請緩獄慎刑時上宰被收而家臣寮屬親戚奴僕下獄殺戮甚衆邁連上諫疏面折法司辯析冤屈人主威怒之前力爭不已王叔旣幽死後得誣構實跡坐其姦人王甚慚愧追贈叔父極隆乃賜邁詩云臺烏久矣噤無聲整頓朝綱事匪輕殿上昂藏鷹虎氣男兒到此是功名尋遷參知政事在政府多年有清名一日微恙索筆題詩云自從謫落下人間六十餘年一瞬看白玉樓前秋夜月朝真依舊傍闌干書畢擲筆而逝有鏡溪詩集行于世遇亦廉正能文與弟齊名官至審刑院使而卒

詩諷忠諫

至正間交趾陳元旦以陳家宗胄仕裕王爲御史大夫王不勤政權臣多不法元旦數諫不納裕王沒其侄昏德嗣立時事愈甚元旦上書不報乃乞骸骨而去有寄臺中寮友詩云臺端一去便天涯回首傷心事事違九陌塵埃人易老五湖風雨客思歸儒風不振回無力國勢如懸去亦非今古興亡真可鑑諸公何忍諫書稀後內難起奔從藝王王卽位拜司徒平章事居相位頗多年而卒其人通曉曆法嘗看百世通紀書上考堯甲辰下至宋元日月交蝕星辰纏度

與古符合奉道精煉祈雨有應自號冰壺子

詩用前人警句

陳家宗胄有號岑樓者弱冠能詩二十七歲而卒有
岑樓集行于世墳在烏鵲江上介軒阮忠彥亦有詩
名不及相識行過烏鵲有追挽詩云平生恨不識岑
樓一讀遺編一點頭簪笠五湖榮佩印桑麻數畝勝
封侯世間此語誰能道萬古斯文去已休欲醉騷魂
何處是煙波萬頃使人愁簪笠五湖一聯是岑樓之
詩句也

詩言自負

阮忠彥早有才名頗自負嘗有長篇詩其畧云介軒
先生廟廊器茂齡已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太學生纔
登十六充廷試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
其自負矜伐如此然事陳明王歷樞要登政府卒有
令名不負儒者官至尚書左輔壽八十餘有介軒集
行于世

命通詩兆

黎括字伯括清化人也少時游學都下其友人爲官
者當元季時奉使燕京括送詩云驛路三千君據鞍
海門十二我還山中朝使者煙波客君得功名我得

閒識者知括將貴後括登科果驟遷擢居政府先於其友云

詩志功名

范五老事陳仁王爲殿帥上將軍平生出身戎行頗好讀書倜儻有大志喜吟詩于武事若不經意然所領軍必爲父子之兵每戰必勝侍衛勤謹首冠爪牙之臣嘗有詩云橫槊江山恰幾秋三軍貔虎氣吞牛男兒未了功名債羞聽人間說武侯

小詩麗句

陳家宗胄有號愛山者頗讀書學詩偏好花情多吟

小詩時有麗句嘗有詩云寶鼎香銷沉水煙碧紗春
帳薄如蟬洞章吟罷愁成海人在闌干月在天又曰
牕畔香雲暗碧紗平分午睡不禁茶相思在望登樓
怯一樹木綿紅盡花

詩酒驚人

滨州人胡宗鷺少年登科頗有才名初未甚顯適至
元宵有道人黎法官者張燈設席以延文客宗鷺受
簡請題一夜席上賦詩百首飲酒百杯衆皆環視歎
服無與敵者自是名震都下後以文學爲人師臣事
陳藝王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審刑院使詩酒無虛

日年八十餘壽終于家

詩兆餘慶

澄太父之外祖曰阮公諱聖訓事陳仁王爲中書侍郎性甚仁厚少年登高科竟能詩當時無敵後人稱爲南方詩祖嘗有田園漫興詩其一聯云巢鳥寄林休伐木蟻封在地未耕田識者歎其仁心及物必有餘慶後其女配我曾祖生太父及陳明王次妃妃生藝王卒有贈典尊榮門閥昌盛之福果如識者所言其兆先見于此詩乎以至四世外孫如澄今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溝斷之餘濫同成器豈非先人之澤

未割乃得生逢聖世深沐堯仁而有此奇遇也歟

詩稱相職

陳藝王初爲相時有送元使詩云安南老相不能詩
空對金樽送客歸圓傘山高瀘水碧遙瞻玉節五雲
飛其弟恭信性文雅好詩畫後爲右相亦有尋幽詩
云稿七八重虹宛轉水東西折綠縈迴不因看石尋
梅去安得昇平宰相來

詩歎致君

冰壺司徒題玄天觀詩云白日升天易致君堯舜難
塵埃六十載回首媿黃冠蓋爲相時不有功效而興

此歎是亦憂愛在懷情歸忠厚詩人所可取也歟

貴客相歡

軍頭莫記東潮人也出身行伍酷好吟詩元統間伴送元使黃裳裳亦好詩者旬日江行相與唱和多有佳句裳甚歡之至界上留別詩云江岸梅花正白船頭細雨斜飛行客三冬北去將軍一棹南歸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